

宫白羽 原著
宫以仁 改编

联镖记

第一部

上

贵州人民出版社



联鏢记

原著

宫以仁

改编

第
部
上

花山文艺出版社 ● 一九八九年 · 石家庄

目 录

第一回	小白龙斗剑劫鏢	(1)
第二回	过天星赴援拒寇	(26)
第三回	邓飞蛇夜袭焚舟	(45)
第四回	不速客挟诈吊丧	(69)
第五回	林鏢头遗榱北归	(100)
第六回	未亡人灵前设誓	(124)
第七回	海燕子纵火搜孤	(155)
第八回	摩云鵬画计远颺	(180)
第九回	横江蟹窥门踞迹	(198)
第十回	青纱帐冒雨夜奔	(215)
第十一回	亡命客款关求救	(239)
第十二回	联庄会传檄御贼	(255)
第十三回	老拳师仗义助逃	(281)
第十四回	二贼徒蹂盘落网	(295)
第十五回	乡公所讯贼诱供	(306)
第十六回	降龙木寻仇见逐	(317)
第十七回	邓飞蛇激众备战	(332)
第十八回	小辛集群寇攻庄	(342)
第十九回	少庄主被俘构和	(362)
第二十回	寻仇客歧路亡羊	(380)

第二十一回	邓飞虎劫牢救弟.....	(398)
第二十二回	狮子林联镖搏虎.....	(410)
第二十三回	金牛寨丧酋离心.....	(426)
第二十四回	高雌虎携子访艺.....	(436)
附：童年轶事.....	宫白羽	(460)

第一回 小白龙斗剑劫镖

话说清朝乾隆晚年，盛极转衰，吏治贪污，民生渐窘。清仁宗嘉庆帝即位之三年，诛权相和珅，朝政一新，吏治一肃，但是国运已渐呈败征。西北白莲教、中原八卦教等，相继作乱，官军出动，兵差徭役，天下骚然。于是江南河北，群盗如毛，商旅几为裹足，镖局生涯转见兴旺。

有一日，苏境运河上忽驶来十一号货船，头号船扯着一杆镖旗，上面绣着“安远镖店”四字。这一起货船满装苏绸杭纺，价值数万金，由打苏州起碇，北上进京。押镖的不是他人，即是安远镖店镖主狮子林廷扬，亲自出马。

这林廷扬乃是狮林三鸟第三人耿白雁的大弟子、黑鹰铁掌程岳的门婿。（耿白雁、程岳二人事迹，请看拙作《十二金钱镖》）此时的林廷扬已经闯出万儿，只因有几家商人联合出名，许下重聘，这才率领五个师弟、六个镖师和三十多个伙计，一同出发。也实因路上很不太平，水旱绿林道颇有几个不讲交情、硬吃硬摘的蛮汉，劫了镖一跑，连窑也卖了，叫人无法根寻；所以镖行不得不加倍小心。

这天船行到清江浦码头，便拢岸停泊。因这十一号货船，内有三号货要送往安徽凤阳的，乃是凤阳二家望族的定货。由清江浦到凤阳，须穿过洪泽湖。林镖头和众人商量货船分途的事，访闻洪泽湖时有强人出没，原打算亲自护运，

另八只船的随船商人孙四维却不愿意。他说，北路八只船的货价，比西路往凤阳的三只船沉重得多，以此坚留林镖头。当下便即改计，派两个师弟、三个镖师，率十几个伙计，押送这淮河凤阳一路，自己仍保北京这一路，次日清晨，往凤阳去的三号镖船先行起碇。押镖的便是三师弟连珠箭何正平、四师弟虞伯奇和镖师力劈华山黄秉、七星剑丁宏肇、大力神李申甫。其余八号镖船，却因商人孙四维到淮安城内办事，耽搁住了。

林镖头闲着没事，也到码头上访友，游逛一番。午后返船，忽见岸上有一壮汉，担着两只水桶，似在河边打水；却直着眼，上下打量镖船。此人体格魁梧，二目有神，左额上有一巨疤；徘徊得久了，被镖船上七师傅摩云鹏魏豪，在船窗一眼瞥见。恰巧此时林廷扬已从码头徐步归来，正和这壮汉相遇。那壮汉眼光一扫，把林镖师看个正着，扭转身后街里走去了。只走得几步，忽然想起，还有两桶水没挑。便又翻身挑起水桶匆匆去了，情形很尴尬。林廷扬脚踏跳板，愕然侧目注视，七师弟已从船舱出来。林廷扬上了船，便向魏豪探问。

魏豪道：“刚才这个壮汉古怪得很，恐怕是沿路蹿下来的。今天一早总在这河边盘旋，那时他是手提着一篮子菜，在河内投洗。今夜我们要小心点。”因问林镖头，“大哥你看怎样？”

林镖头道：“这人分明是有功夫的人，决不是挑水汉。你没有看他那两只手吗？”

魏豪点头，复又低声对林镖头说：“今早大哥刚走，便来了一个人。说是姓李，是江宁镖局新请的镖师，特来问候

你。我见此人来历突兀，他又再三问你在船上没有？我便说，‘本人不在此处。’他就走了。”

林廷扬道：“哦，还有人打听我的吗？”又细问了一遍，遂暗暗关照各船护镖的伙计，今晚要格外惊醒些。林廷扬先派五师弟许振青、好友流星顾立庸，护住第四号镖船，别的事休管。因为这八号镖船中，唯独第四号载货最重，顾立庸善打弹弓，五师弟精通水性，可以护船。然后把其余诸人也都嘱咐了，自己却手按长剑，腰佩镖囊，在末号船上一守，面前是一壶酒、几碟夜肴。

哪知他们轮流值夜，防护了一通宵，却一点动静也没有。除了同泊在运河的三、两只渔船，灯光闪烁，似乎夜间聚赌，此处只闻风吼波声。七师弟魏豪道：“也许我们看错了？”

林镖头摇头道：“不然，你再往下看吧。”

挨到天明，商人孙四维回船，便命货船起碇。林镖头忙拦道：“且慢，我在此处候一个朋友，多耽误半天吧。”商人孙四维也是久走江湖的人，忙过来探问：“总镖头真是候朋友吗？”

林镖头含糊答应。

耗到过午，只见后面来了一只小船，船上只载着两个客人，还有几只大筐，不知装的是什么东西。到了码头，乘客搭筐下船进街，那船便泊在镖船之旁。恰有一伙客商喊船，几艘小船的水手都争来兜揽生意，唯独这只小船不动。那个船家蹲在船头上吃东西哩，两眼东看看、西看看，样子很悠闲。候了个把时辰，孙四维已催问两次，林镖头只说还候候。直候过两个时辰，见那两个客人从街里空手回来，后面随着三

条大汉，匆匆地向镖船瞥了一眼，随即上了小船。那船家便划起双桨，如飞地向来路驶去。平常人坐船，总是面向前途；这几个客人却并肩倒坐着，眼看着后面。眨眼时，小船越走越远，看不见了。

林镖头沉吟良久，对魏豪说：“我只担心凤阳一路，这里倒没有什么。你看这小船又向回路去了。”

这时商人孙四维却等得心焦，对林镖头说道：“现在正是顺风，林兄还等不等呢？”

林廷扬微吁道：“开船吧。”

一叠声吆喝，八号大船立刻起锚张帆，瞬息间走出二十多里。

正走处，陡见背后有一叶扁舟，箭似地驶来。相隔尚远，便听见喊道：“前面镖船站住！”

五师傅许振青眼尖，早看见来人乃是四师兄虞伯奇，不禁蓦地一惊道：“四师兄吗，怎么样了？”

林镖头也不由一震，忙喝令大船停泊。一霎时，小舟靠近，来人嗖的一个箭步，蹿上大船。林镖头一手拉住，急问道：“路上怎么样？”

来人道：“舱内说话。”

几个人一齐进舱。来人便道：“船行三十多里，未进洪泽湖，便被歹人盯上了。先是一只小船，不远不近，总跟在镖船后面。那时三师兄何正平便已有些疑忌。谁知又行了八、九里，迎面突然来了一只小船，船上只载着三个空身汉，船划得飞快，直闯过来，险些撞着。幸亏我们的船夫用篙竿撑了一下，才得错开。那船上的大汉，把我们的船盯了几眼，竟折转船头，也不前不后地跟起我们来。那缀在后面

的小船，却又直驶到我们前面，一径向洪泽湖划去了。黄秉大哥一看不对，就拿话点逗道，‘朋友一路辛苦啊，跟着太吃力，何不请上来谈谈？’那小船上的一个蓝衣大汉竟站起来，口出蛮言道，‘官河官道大家走，敢是你安远镖局包下的吗？看见你们的镖旗了，叫你们姓林的出来，咱们见见。’我们还没答言，趟子手钱六，大哥你是知道他那脾气的，他竟恶声答道，‘问姓林的做什么？姓林的不错是在船上呢，人家乃是天下有名的英雄，岂肯见你这三不知的无名之辈！识趣的趁早闪开，休要绕在这里，窜前窜后地装绿豆蝇了，谁不懂得？洪泽湖的盖天齐盖老板，我们也认识，有交情。’”

来人又道：“这话说得原欠含蓄，恰巧七星剑丁宏肇丁五哥，拖着他那把剑，才钻出船舱来，便吆喝钱六道，‘老六，不要乱说。我们镖行全靠江湖上的朋友维持。朋友你贵姓？’刚讲到这里，那小船中突又站起一个黑脸汉子，抖手便是一石子，口中喊道，‘姓林的接着！’那先发话的大汉一把没拦住，这石子直打过来。丁五哥一闪身，虽没打着，却直打入舱内，打伤一个伙计。因此招恼了我们，就交起手来。我们船高人多，他们船小人少，竟没占分毫便宜。”

来人接着说道：“三师哥把他的连珠箭施展出来，我看怕万一走了眼，惹祸不小，谁知人家早有准备，一个个伏身下舱，亮出挡牌、勾枪来，一面挡，一面退，口中还不住嚷骂，‘姓林的领教过了，不过如此嘛？’气得丁五哥顿足道，‘哪里来的这伙蛮子，不要放他走。’李申甫李四哥竟把船头上四十多斤重的大锚抛过去，满想不碰翻他的船，也就阻住他们了。不料却被那蓝衣大汉迎面一托，顺势一甩，

甩到河心去了。那小船只一打晃，便被他们打千金坠给镇住了。”

来人又道：“他们行船的功夫实在利落，竟拨转船头，往洪泽湖驶回。临行时又打了丁五哥一镖，并且说，‘姓林的有胆，前途相会。’我们也曾追呼朋友留名，人家只顾走。那小船又划得快，我们又是重载船，竟赶不上他。事后我们一商量，三师兄说，‘这不象劫镖踩盘子的冒失鬼，竟是特来寻仇的。却又怪道，既是仇家，他们却不认识大哥，好象误认了丁五哥的那把剑，口口声声喊姓林的。但他们既敢明目张胆地来叫阵，恐怕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洪泽湖有点不易闯过。’当时我们就把这三号镖船，退回十来里地。由三哥作派，叫我火速追赶大哥，快来护镖。又恐怕已隔了多半天。一遇顺风，追赶不及。所以另打发趟子手快腿马起云，起早路到清江浦永利镖局，敦请过天星金兆和金镖头，拨派能手，速来相助。我一路紧赶，唯恐追不上你们。怎么你们才走到这里，莫非也遇见了什么？”

众镖师一听，俱各愕然。原来这镖局生涯是卖得起命，赔不起镖的。但凡知道前途棘手，若没有能手护镖，是轻易不敢冒险硬闯的。狮子林听完四师弟虞伯奇一番说话，不由勃然大怒，便吩咐：“赶快预备，我只可先护洪泽湖这一路了。倒要会会这一伙蛮汉，究竟是何等人物！这太不象话了，踩盘子的公然敢动手，绿林道居然要叫阵，真是奇闻！”又对大众说，“至于北上这一路，究竟是漕道，多少稳当一些。”

林廷扬遂又向好友顾立庸举手道：“贤弟多偏劳吧！沿途一切应行应住，都有你和许五弟商量办理。”又对商人孙

四维解说开了，遂亲率七师弟摩云鹏魏豪，跟四弟虞伯奇，一行三众，跳上小船，如飞而去。八号北上的大船，只留下五师弟许振青、六师弟郑广澍、流星顾立庸和姚元朗、周志浩几位镖师，照旧解缆起程。

当下小船火速趲行。林廷扬手按长剑，右手捋着短须，眼望前途，只是一语不发。七师弟魏豪却与虞伯奇，悄悄谈论日里所遇的事。魏豪问道：“虞四哥，你看这伙强人是怎样个路数，可是水路上的吗？”

虞伯奇道：“大概是洪泽湖潜伏的水寇。”魏豪又问道：“你们可派人往前途探路去了吗？”

虞伯奇道：“三师兄已派两个伙计，往前面踩探去了。”

谈论时，船已折回清江浦，眨眼便驶上淮河的路了。

再说那小船上的三个大汉。果然是强人的踩探头目，但并不是潜伏在洪泽湖的水寇，乃是外来的旱路大盗。这三人原奉命叫他专踩访安远镖局的行程和虚实，只叫他暗中踩探，不露形迹。偏生他们性格鲁莽，被黄秉等拿话一点，又错认了人，不但没探准镖船的虚实，他自己的行藏反被镖行看破，由此得以先行布置。

这一伙强寇，乃是镖头狮子林廷扬的仇家。为首的盗魁叫做飞蛇邓潮，从十八岁上便跟他哥哥飞虎邓渊，在川陕一带，做抢劫私商勾当，杀人越货，横绝一时。当时林廷扬少年好勇，夺剑杀死飞虎邓渊。邓渊妻与子为夫父复仇，又死在林镖头手下，因此结下极深的冤仇。那飞蛇邓潮虽是强盗，颇有手足之情，明知武力不敌，他仍旧断发设誓，必报此仇。经他十几年来，辗转访请能人，专心寻找安远镖局的差错。居然有志竟成，被他邀来一位少年豪杰，名叫小白龙

方靖。又勾结了一伙剧贼，和他哥哥的旧部，还有林廷扬的两个仇人，在洪泽湖附近，大举埋伏。

当下林廷扬催船疾驶，将到黄昏时候，船过洪泽湖，只听前面杀声震耳。四师兄虞伯奇站起来，手遮一望，道：“不好了，快走！”

众人纷纷站起。林廷扬将剑插在背后，跃上船头，往前细望。只见三艘镖船被十来只小船围住，一伙贼人执长兵刃攒攻镖船。镖船上几个镖客，正在拼命拒敌。小船之外，另有一只巨船停在上流，船头站着两个大汉，在那里指挥。林廷扬飘身而下，喝命加紧趲行。魏豪等也相帮划船，这船便如箭似地赶上前去。

忽然虞伯奇叫道：“不好！”只见前面镖船上，七星剑丁宏肇好象中了暗器，扑地跌倒船头。一个贼人从小船上蹿过来，举刀便砍。魏豪大惊道：“唉呀。”

却不道林廷扬猛将魏豪往旁一拉，手一扬，一点寒星凌空一闪，直奔贼人。那贼人却也了得，一个飞跃从丁宏肇身上栽过去，立刻翻身跳起。丁宏肇也跳起来，照贼人劈头一剑，那贼急忙抵住。六、七回合后，船头狭地，施展不开，那贼连架数剑，一翻身跳入水中。林廷扬的小船已然赶到，各使暗器纷纷乱打。那边贼人早有防备，俱停手不攻，取出挡牌来，护住船面。

林廷扬乘此时机，将小船靠近，蹿上镖船，手抱长剑，向对面一举道：“朋友请了，我林廷扬来也。”

此言方罢，各小船纷纷扰乱，忽听唢呐连响，那只大船浩浩荡荡驶来，船前船后站着一群高高矮矮的壮汉。内有一个赤面长髯的大汉，同一个白面少年英雄并肩站着，气度与

众不同，好象是领袖。那大汉倒提金背刀，胁挎豹皮囊，那少年背插一口宝剑，两手空空，只拿着一把折扇。面如白玉，两道剑眉，在左眉心生有一颗红痣，神情潇洒，气宇不凡。

只见那赤面大汉向那少年指指点点，说了几句话。那少年眼望着林廷扬上下打量一眼，朗然说道：“来者可是林镖头吗？”

林廷扬将手一拱道：“不才就是林廷扬。兄台何人？在下眼拙，未得识认。在下保这几号镖船，路过此地，不知贵窑设在何处，未能投帖拜访，我这里赔礼了。请兄台看在江湖义气上，借道放行，我林廷扬保镖回来，必定登门重谢。”

那少年回头望了望道：“在下久闻林镖头的大名，深知足下剑法高强。我此次出来，非是劫镖，只为受朋友重托，特来会会林镖头的剑法。林镖头，请你赏脸赐教！”

林廷扬听了，仰面一笑道：“兄台定要叫林某献丑，我一定奉陪。在下浪迹江湖，结交的是有名英雄，请兄台道个万儿来。”

那少年听了，微微一笑道：“我与林镖头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也不是来与镖头寻衅。我不过学了几手粗拳笨脚，受了朋友嘱托，前来领教。我既不想在绿林成名露脸，也就无须留名了。只要领教了林镖头的剑法。我拨发就走，寸草不沾。”

原来这少年素闻狮子林剑术高强，诚恐不敌，所以预留退步。林廷扬冷笑道：“好汉既然不肯留名，也罢，我们先过招，只等兄台把我打败了，那时再留名不迟。请问你我是

陆战，是水战？是单打，是群殴？”

这时那赤面大汉又低声向少年说了几句。那少年便道：“在下先在船上，给林镖头接一接招吧。”

林廷扬只说了个“好”字，陡听得在赤面大汉背后，有一个不服气的嗓音锐声叫道：“慢着！瓢把子，你也太把姓林的看重了！我刹不了他，再请方师父动手。”

林廷扬侧目急视，只见从贼丛中转出一人，一下腰已到船头。此人身躯矮小，一身青色短装，青绢包头，黄中带青的面色，目光锐利，左肘下压着一口七星刀。林廷扬料知来人手底下必是又黑又快，自己往后退了数步，恐怕人多碍手，忙令魏豪等后退。那盗船上的赤面大汉也令群贼后退，让开了船头地势，船也紧欺过来，为得是两船衔接，较易行动。

这个贼人不待船头相接，脚下一点，早轻飘飘落在镖船上，用手一指林廷扬道：“姓林的，有什么惊人本领，作哪些张致？叫你去尝尝海燕子桑七爷七星刀的滋味。”一面说，已把刀换到右手。

林廷扬左手掐着剑诀，右手剑一指贼人，厉声叱道：“无名小卒也敢无理，怨不得林镖头无情了！”

这时两船已对到一处，可是镖船载货吃水重，比贼船低着一尺。那贼人怒喝了一声：“少废话，接家伙吧。”揉身而进，七星刀向林廷扬心窝扎来。

林廷扬久经大敌，静以制动。容得刀临切近，右足一提，身躯微往左一倾，剑锋下削，金鸡抖翎，向贼人右腿斩来。贼人刀走空招，霍地往下一扑身，往右斜着一个半长身，探臂撩阴，反向林廷扬的小腹下点来。

林廷扬见贼人手底下这么快，也自不敢小看他，左手剑诀一领，左腿拧劲，身躯半转，右脚一划船板，剑随身走，翻身一剑，向贼人左肋斩来。贼人的七星刀二次扎空，林廷扬犀利的剑锋又到。贼人怪蟒翻身，翻回七星刀，往上一蹦，要想变招为盘手刺扎，向外一展。任凭林廷扬怎样快，也不易逃开。

哪想林镖师却早拿定主意，不叫他再逃开剑下。见贼人一变招，不容刀往剑上崩，却用腕底翻云，倏地一剑，向贼人右肩胛刺去。贼人再想变招封架，却已来不及，只有拧身外蹿。林廷扬哪能容他走开？往回一撤剑，倏地扁左脚，照定贼人背后踢去。这一脚踢个正着，贼人腾出六、七尺去，扑通，落在了水中。

林廷扬长剑一摆，手向贼人一指道：“朋友，叫那有本领的过来，象这种鼠窃狗偷之辈趁早回家！”

林廷扬这句话没落声，立刻又从贼队中蹿出一人。此人面如赤炭，扫帚眉，大环眼，翻鼻孔，血盆口，满嘴黄牙，滋出唇外。这人手提一口鬼头刀，蹿过船来，厉声喝道：“休得口出狂言，看苗二太爷取你的狗命！”话到人到刀到，鬼头刀搂头盖顶劈来。

林廷扬见贼人力大刀沉，急向右一上步，鬼头刀劈空。林镖头一展剑锋，推窗望月，直斩贼人的咽喉。贼人缩项藏头，往下一蹲身，滚手刀倏向林镖头拦腰斩来。林镖头一领掌中剑，猛往下斜塌身形，用卧地龙侧身一闪，早将鬼头刀闪开。跟着毒蛇寻穴，一剑向贼人小腹点到。贼人努力抽身，林镖头剑术高强，变化不测，点下阴，挂两腋，哧的一下，竟把贼人的右腿划伤。贼人踉跄倒退出三、四步去，急要翻

身逃走。

林廷扬往前一上步，剑照贼人的腕子一点，喝道：“把兵器留下！”剑尖点伤了贼人脉门，当啷鬼头刀落在船板上。林廷扬哈哈一笑道：“鼠辈，知道林镖头的厉害吗？”

一语未完，突从贼船上跃起一人，腾身上起，轻快异常，用轻功提纵术一鹤冲天绝技，倏地往下斜探，轻如飞鸟落在镖船，金鸡独立式一站。林廷扬一看，正是那贼船上首先答话的少年豪客。那带伤的贼人乘机却已逃回贼船。

这少年豪客发话道：“林镖头剑术高明，名不虚传。不才拜服之下，越发要讨教了。林镖头，就请赐招！”

林廷扬闪两眼，把来人端详了一下，微笑答道：“在下实在没有什么功夫。既承尊驾如此抬爱，我林某只好献丑了。请！”

这“请”字才出口，倏然亮了个举火烧天的架式。少年壮士也道得一个“请”字，却往前进步欺身，踏中宫，走洪门，突前直进。但见他剑到人到，身临切近，够上部位，立刻掐剑诀，左手往外一展，右手剑拨草寻蛇，向林镖头下盘便斩。林廷扬身躯矫捷，倏地闪开，接招相还。右手握利剑，左手托右腕，剑走轻灵，白蛇吐芯，照少年小腹便刺。少年急闪，林廷扬早早将剑锋撤回，刷的一翻手腕，剑尖一摆，复奔少年左股砍来。这少年壮士双足一顿，斜蹿过去。林廷扬一个箭步，跟踪袭来，利剑横扫，玉带缠腰，斩向少年的中盘。少年腕底翻云，回身一剑，叮当一声，剑刃碰剑刃，激起火花来。少年喝道：“来得好！”两个人蓦地收招，举剑再斗。

林廷扬在一接近少年时，已看出这少年左手的中指、无

名指、小指，右手的无名指、小指，全带着护指甲皮套。他心知这少年平日不用武时，必将长指甲用温水伸开，顿幻成温雅书生。战斗时，定将指甲泡软一卷，戴上皮套，便不碍用剑。贼党中竟会有这样人物，真是异事。

林廷扬不敢轻敌，忙把三十六路天罡剑术施展开，一招紧似一招，抵住少年。少年也是剑术高明，一式疾似一式。两下旗鼓相当，忽而跃上贼船，忽而落到镖船，剑身合一，旋进旋退，倏攻倏守。两把剑浑如龙蛇交斗，剑光霍霍，泛起两团白气，裹定两个英雄。林廷扬越遇劲敌，越能气定神闲。下盘坚实，进退沉稳，两眼炯炯，注定敌人，不慌不忙，专寻破绽。

这少年壮士也将自己的得意功夫施展开，二十四路三才剑，吞吐散放，果自不凡。他从来未逢敌手，今日得遇林廷扬，果见得老练稳健，名下无虚。这少年杀兴大起，点、戮、截、挑、刺、扎，一剑狠似一剑，一招快似一招。果然英雄出少年，手法是攻多守少，气概是目无全牛。忽见林廷扬一剑攻到，按理本该闪身避招，这少年却艺高人胆大，不避正锋，反取攻势，猿臂一伸，剑尖照林廷扬右腕点来。他满以为林廷扬一定要收招还架，自己便占先着。

哪知林镖头却是把稳处稳如泰山，惊险处险如骇浪；右臂倏往怀内一拢，剑身突往上一翻，剑尖反取敌人咽喉。这一招迅疾无匹。少年暗道声，不好！脚跟一蹬，身向后仰，刷地倒蹿出数尺，急拿桩站稳。这也是少年的身手矫捷不群处，换在他人，绝没这闪避的功夫。少年蓦地脸一红，将剑一挥，立刻反扑过来。

林廷扬一着得手，早已赶到，喝一声：“着！”长剑一